



此心光明

聚焦

◎赵淑萍

在未成书前,我就看了《此心光明——王阳明传》的电子稿。包括后来中国作协组织邀请的一些文史专家、作家对书的评审语,我也是先睹为快。一部人物传记能得到文史专家和作家们的双重肯定,说明它兼具真实性、可读性和文学性。果然,书一出版,就被誉为“一本厚重而灵动的书”。

每一本书,稍翻几页,就能读出作者的格调、气息和胸襟。杨东标先生被圈内谑称为“三家村人”。作为剧作家、作家、书法家的他,在写一代大儒王阳明时,呈现出了别样的气象。因为是剧作家,所以读王阳明的人生经历和军事活动,就有戏剧般的跌宕和传奇。因为也是作家、书法家,对王在文学和书法上的造诣也有所提及且不乏真知灼见。此前也读过王阳明的传世佳作《瘞旅文》和《去妇叹》等,觉得以王阳明的坚韧和豁达,怎么会发出如此凄苦之音,但放在书中,结合主人公的人生经历来读,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唯一觉得薄弱一些的是对阳明心学的诠释。不过,把抽象的心学结合王阳明的心路历程娓娓道来,有一条清晰的脉络,让读者有一个大致的感知,这已是杨先生的不易之处了。

文笔的优美、结构驾驭的能力和技巧都还是表层的东西,而最深层的是杨先生的学养和他内心秉持的东西,那是对先贤的崇尚和仰慕,所以他能全身心投入此书的创作中。所以,我更愿说一说《此心光明——王阳明传》背后的故事。

2008年,由杨先生创作的姚剧《王阳明》在余姚龙山剧院首演,而这历史剧的剧本创作历时三年,五易其稿。当时,我读剧本,在此同时杨先生还推荐我读龚烈涛和赵柏田两位作家写王阳明的小说。他把复印件借给我读,书页上是密密麻麻的红笔的批注,他不时对这两个作品进行比较分析,于细部进行对照、印证。我很难说出他看过多少关于王阳明的资料,这里仅说一个细节:有次我偶然说起家有《思复堂

◎朱文雯

童年是在自由的风中度过的,乡下的空气,清新得让人一直想深呼吸。于是在秋天里,会静静地坐在老屋前,浸淫在往日潮湿的记忆里。

印象中的邻家阿婆,精神矍铄,灰白的头发,眼睛深邃明亮。那双大手满是皱纹的,却总能给我们带来别样的温暖。爱穿白底的碎花格衫,干净清爽得像秋日的天,带着大方、平和、慈祥与温暖的关切,同无数老人一样,她有着不能再平凡的平凡。

彼时,唯有阿婆院里种着大南瓜,我是她绝对的常客,也是个馋客——总是在她那蹭够了吃的才鼓着肚子出她的家门。而当我吃着甘甜的南瓜粥时,她也习惯地拍着我的背说:“给你吃南瓜粥,长大了,给阿婆买好的点心好吗?”我打着饱嗝,煞有介事地给她保证一定买个大大的,像锅台那么大的蛋糕。阿婆总是微笑着望着我离开她的家门奔向隔壁。我回头再瞅,她仍旧是依着门框,一脚踩着门槛,碎碎的头在后面飘着,灰布头做的围裙,被风吹动着。等我进了爷爷家院子,她才回头进屋。

阿婆的院子里给我影响最深的还是那棵老槐树,岁月让它变得似乎头重脚轻。暮春初夏时,枝繁叶茂,每一片叶子,呈现出不同层次

文集》,其中有王阳明和其好友孙燧的人物传记。他就借去,一借就是几年,只到传记完成才归还。对于王阳明,他连一些地方学者的文献都不肯放过。在姚剧《王阳明》排演时,他跟导演俞克平一再挖掘。“王阳明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他有‘仙气’,我们要使他有‘人气’。我们挖掘的是内心的东西,是人性。我们要把握人物的分寸感,让人真实可信。”这是他们对戏剧人物王阳明的宏观把握。在撰写长篇传记时,有更淋漓的笔墨和挥洒的空间。但是,不管是戏剧还是传记,我们看到的是真实的丰满的王阳明。他近乎于完人,“立德、立言、立功,皆居绝顶”。但是,他也曾经是顽童,也曾经执迷,因“格竹”大病一场才开始批判地看待前人的学说。他是历经贬谪、流放、征战、病痛,于逆境中悟道,最后开创了儒学新天地,成为一代“心学”宗师。圣贤,也是一步步修炼而成的。在创作过程中,杨先生对王阳明,是愈来愈深的痴迷。我曾记得,一次,他用近乎崇拜的口吻说:“他真的是用兵如神啊,打一仗,胜一仗。”

由作品,我更愿说一说作者。王旭烽女士曾说,杨先生的散文里有一种江南式的文人气:清丽、婉约、儒雅多思。确实,一些写景之作是那样唯美,一些怀人之作是那样深情。但是,除了江南式的文人气,他更有一种学者气,更像一个学人,深沉、庄重、周密。文中蕴涵着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和敏锐的思想。《柔石二十章》如此,《正学坊》和《城隍庙·王锡彤》如此,《此心光明——王阳明传》更是如此。《此心光明——王阳明传》中穿插了不少作者对人物、事件的评论、观感。按理说,作为一位写作者,我更愿意读一些白描式的作品,自己对作品中人物的语言、行为进行剖析、品味。但是,因为这些评论的智慧、幽默和思辨性,读时我深受启发,咀嚼再三。

还有一句题外话。读初中时,我对王阳明的认知仅仅是“一个持客观唯心主义学说的人”。沧海桑田,几十年过去,王阳明这颗明珠,终于拂拭去历史的风尘,熠熠闪光。这里,得向一些学者、文化人致敬,包括《此心光明——王阳明传》的作者。

的绿,远看,那浓荫像一团绿云,遮天蔽日。一座座房舍,就掩映在那团绿云之中。

平时闹腾的小伙伴们都爱聚在树下,静静听阿婆缓缓道来一个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她在织造童话时总是笑着。我记得阿婆笑的样子。她会边笑边把齐耳的发绺向后轻轻捋着,光洁饱满的额头就此露了出来,虽然有皱纹,但感觉不是苍老,是生机,好比春天刚融化的湖水中投入小石子激起的微漾点点、圈圈。她的眉毛很细,清澈见底地舒展在眼上。两旁的鱼尾纹把眼睛摇曳得像蝌蚪般生动闪烁,眼里漾出来的喜悦便顺着微耸的鼻梁倾注而下,最后汇聚到嘴上,掬成了一个驻满笑容的小池。

于是我们跟着她笑。就算跌倒摔跤时、乌青斑斑时,没有骂声云云,她还是笑着,微笑着安慰你,然后陪你回家,向大人解释,不会添油加醋地非让孩子记个狠教训不可。可能是因为膝下无子女,她眷顾每一个孩子,于是她有了一群的孙子孙女。

老屋犹在,世间事很多已物是人非。童年的阿婆,就在老槐树的绿荫里,在清朗的空气里,慈祥地笑着。于是,一种暖意在心里漾开来。其实一个人的一生,纵使平淡,也可以如一片微云,一滴雨露,滋润别人的心田。因而,想起某诗人的一句诗来:“它让我相信槐树的槐,就是怀念的怀。”

散一笔记

有所思

◎江泽涵

我腾出一间十平方米的杂物间作藏书之用。先清除一地灰尘。打来一桶水,拖三下,搅洗一下,每寸地拖三遍,一桶水都成墨汁啦!

换水回来,地面已干,却依旧飘着粉尘。好,继续打水,继续拖。一桶接一桶,十桶后,才真的不见了灰尘。于是,便有了以下这些细碎的回忆和思考:

种橘

虞村有六户人家种橘树。干太公的橘子卖相最好,个大,黄灿灿的,而且蜜甜蜜甜,别家都落了下乘。

刚种下那会儿,干太公的长得最慢,开花、结果也晚很多。啥缘故?干太公说:“他们忒心急了。就靠施肥和升温这些手段,到后头当然不及我的啦。”

泡茶

懂茶的人一般不喝第一壶茶,味苦涩,香亦不醇。然而,想得茶韵,功在第一壶。

水温低了,泡不开茶;高了,损茶香。70°C左右最妥,如过夜开水。再是时间,等茶凉到不烫嘴(此时涩味已除),倒出做洗盏用,用沸水冲第二壶,端坐一会儿,调好心神,就起喝了。

第一壶不过关,之后几壶终品不出一个醇字。

没耐心的人,不喝茶,因为不懂。而会喝茶的人,往往更有后劲。

简韵

写毛笔字,笔画越少越难,比如“一”。我写“为”较美观。一笔虽败,还有多笔,总能遮掩一部分。

作诗也难,别看一首诗就几十个字,字字无所遁形,不得轻易增删、替换一字。

还有戏曲,情节显白,戏词也多为老话,亮点就在“唱功”和“表演”;美食,食材越普通越考验厨师的功夫;人也是单纯的可可爱些,城府深的怕只是自认为好,人不过一撇一捺,还是要写得端正。

磨剑人

“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出自贾岛《送无可上人》,另加注:“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苦吟诗人炼句之苦,可见一斑。

苦吟,作诗反复吟咏,苦心推敲,一丝不苟。如今,佳句奇文凤毛麟角,绝对是缺了苦吟精神。

贾岛还有两句诗:“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用十年光阴磨出来的“剑”,当然可以“把示君”,再问“谁有不平事”。跳出诗外,这个就算苦行。

做文,苦吟成佳作;做事,苦行始霸业。

少和慢

洪七公老笑郭靖笨,一招半式学一天也不会。人的确有天分之差,可这并不代表郭靖式的人没出路。

郭靖傻得很可爱:“别人学几门,我就学一门;别人一天能学会的,我学十天也会了。”

洪七公是个奇才,掌法、棒法、拳法、腿法、暗器等,学得精也学得多。可当年华山论剑,和他齐名的段皇爷,就精一阳指吧。

量少不下来,速度就慢不下来,自然沉淀不了。虽然写的是武侠,但道理是相通的。

专

好馒头,面粉要好,揉面也要功夫。心里眼里只有这一团面,手上够劲,有节奏,面才松软;一路看小差,揉上半天,还是团生面。

再看老拳师练扎马,所有意念都在腰马上,假使还去思考宇宙和人生,那么站桩十日,也及不上人家一炷香。

生活也一样:吃饭,惦记工作,食之无味,是折腾胃;运动,牵挂学习,小心受伤;刷牙,稀里哗啦,三十秒搞定,更损牙齿、牙龈。“人心无比强大”,实乃忽悠人。用一颗完整的心才能干漂亮一件事。脚踏两只船,近了,会撞;远了,会劈叉落水;平衡,累的是腿,还有心。

读过一句别人的话,默录存念:“去海边拾贝壳,不要拣最大的,也不要拣最漂亮的,就拣你最喜欢的那一块,然后,永远不要去海边。”

哈哈。记罢,且称

《散一笔记》,吃茶去。

总第5862期 投稿邮箱:essay@cmb.com.cn

傣家风情(国画)

谢光顺

树影婆娑的岁月

往事印痕